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姜春香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姜春香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智与情感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姜春香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17-2774-3

I. ①理… II. ①奥…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3259号

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作 者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译 者 / 姜春香

责任编辑 / 高璐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236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4.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774-3

译者序

《理智与情感》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经典小说之一，作者是英国著名作家简·奥斯汀。

简·奥斯汀，1775年12月16日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斯蒂温顿村，她的父亲乔治·奥斯汀系牛津大学毕业，兼任两个教区的主管牧师。简·奥斯汀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四十一年。她只写了六部小说，《理智与情感》是她的处女作，随后又接连发表了《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花园》（1814）和《爱玛》（1815）。《诺桑觉寺》和《劝导》（1818）是在她去世后第二年发表的，并署上了作者真名。

奥斯汀终身未婚，家道小康。由于居住在乡村小镇，接触到的是中小地主、牧师等人物以及他们恬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重大的社会矛盾。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尤其是绅士淑女间的婚姻和爱情风波。她的作品格调轻松诙谐，富有喜剧性冲突，深受读者欢迎。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庸俗无聊的“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充斥英国文坛，而奥斯汀的小说破旧立新，一反常规地展现了当时尚未受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冲击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尽管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有限，但对改变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庸俗风气起了好的作用，在英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理智与情感》是奥斯汀最富于幽默情趣的作品之一，于1811年出版，两年后再版。该书出版近两百年来，一直畅销至今，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文字，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华人导演李安曾根据小说执导拍摄了同名电影《理智与情感》，并获第68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多个奖项，可见这部小说的影响之大。

书中女主人公——艾利洛和玛丽安两姐妹出生在一个英国乡绅家

庭，艾利洛善于用理智来控制情感，玛丽安的情感却毫无节制。因此，面对爱情时，两姐妹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小说以这两位女主角曲折复杂的婚事风波为主线，通过幽默对比，提出了道德规范与行为规范两方面的问题。作者的两部作品《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堪称姐妹篇，都是以非常细腻的手法以及生动形象的对白，描述了没有丰厚嫁妆的少女恋爱结婚的故事。

本书中展示了主人公两姐妹性格的对比，从姐姐的人生观、伦理和社交观念出发，叙述大部分故事，从而塑造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女人形象，这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玛丽安天真、善良，对爱情充满无限遐想。等她们得悉威洛比充分利用他的社会地位，玩弄了玛丽安真挚的爱情，最后和富有的格雷小姐成亲时，玛丽安才彻底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她母亲也非常懊悔当初对威洛比的赞赏。这一切都衬托出艾利洛一贯对事对人的态度是多么明智。玛丽安终于清醒了过来，后悔自己的幼稚。从此决定以姐姐做榜样，慎重处理恋爱和婚姻的问题。这时她才考虑到早就爱上她的布兰德上校。上校和她们姐妹初次见面时，已过了三十五岁，在当时十七岁的玛丽安眼里，“他已是地地道道的老单身汉”，“老得能够做我的爸爸”。上校一开始就爱上了她，由于他知道威洛比品质卑劣，担心天真善良的玛丽安会遭到伤害，便密切关注着玛丽安的幸福。经过长期的接触，艾利洛和她母亲都深深认识到上校心地善良、品格高尚。在玛丽安病倒后，他去接坦斯沃特太太时，终于向她透露了对玛丽安的爱意。玛丽安吸取了教训，克服了十七岁时天真的恋爱观，情愿嫁给上校，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然而，对于威洛比，作者却并没有加以丑化。正当玛丽安在别墅附近爬山不慎失足扭伤了脚时，他打猎路过，便把她抱起送回别墅。这是他第一次出场，他英俊的容貌立刻征服了她们母女。此后他每次出现，作者总是通过别人的眼光，对他赞美。奥斯汀没有正面描写他犯下罪行的经过，而是通过上校首先讲出来的，最后还让他本人来自我表述一番，说他后悔莫及，对玛丽安从未变过心。这一番话竟然博得了艾利洛的同情，这样看来，作者分明把威洛比也当做那个制度的受害者来看待，并把爱德华跟他作对比。两人都依赖富孀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为了继承财产不得不听命于她们，但爱德华为人正直，做事有原则，在个

人的幸福面前最终违背母命，而威洛比则屈服于环境所加的几乎毁灭性的影响，为了金钱牺牲了对玛丽安的爱情，和格雷小姐结婚，后来悔恨已来不及了。在本书中，奥斯汀强调了这一点：对当时的男男女女来说，制度同任何人相比，都是最强大的敌人，人人都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

对于艾利洛，当她听到露西·司笛尔私下说她和爱德华私订终身已有四年之久时，她强忍痛苦，保证为她保守秘密。艾利洛把失恋的痛苦埋藏心底。在玛丽安终于遭到了威洛比的拒绝，精神大受刺激，甚至病倒时，她竭力安慰妹妹，帮助她振作起来。露西遭到爱德华的母亲、富孀费勒斯太太的反对，她硬要她儿子和莫顿爵士的独生女结亲。爱德华不愿，他母亲竟剥夺他的继承权，把财产传给次子罗伯特，这时，艾利洛心胸还是那样宽阔，受人之托，通知爱德华可以得到一个牧师的职位，有条件 and 露西成婚。哪知露西反而去追求罗伯特，并和他结了婚。这样，艾利洛和爱德华二人才终成眷属。全书从喜剧开始，中间发生了风波，玛丽安险些酿成悲剧，结果以喜剧告终。

作品中，奥斯汀对当时的妇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她把笔下的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来考察当时社会中的财产所有权问题。由于以往的财产继承人都是男人，她们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屈服于男人。处身在这样一个严峻、要求苛刻而往往带有敌意的世界上，女主角应该怎样通过婚姻来获得个人幸福呢？奥斯汀的告诫是，应该用理智来控制情感。在交男友的过程中，应审慎从事，不能轻易动情，任意行事。她认为情感对于女性来说，往往是危险的向导。如果遇到一个条件优越而用情不专的男子来追求就以身相许，其后果往往是可悲的。男方不是由于个人喜新厌旧，就是由于家长的反对而选择条件更好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女方感情用事，就将受到极大的精神创伤，难以自拔。

奥斯汀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她并没有像后来的大部分作家如雪莱那样，成为时代的批判者。她在作品中揭示了社会制度的弊端，但基本上相信这种制度是健康的，而且能够自我完善的。所以，最多是用犀利的手法对个人的行为作温和的讽刺，并不流露出深恶痛绝的情绪。这正是她创作中的一大特色：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客

观地勾勒出那些拥有财产和特权、贪婪自私的老爷太太们的丑恶嘴脸。这种绝妙的讽刺，在奥斯汀的其他作品中是非常常见的。

如今，奥斯汀的优秀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各种语言的译本层出不穷，读者也越来越多，许多学者对她和她的作品做了深入的研究。这说明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第一章

算起来，坦斯沃特家已在苏塞克斯^①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家里买下一个广阔的田庄，府邸就位于田庄中心的罗拉庄园。祖祖辈辈以来，一家人的生活都过得挺体面，在当地颇有声望。已故庄园主年老未娶，活到老年纪。在世时，妹妹长年陪伴他照顾他，替他料理家务。没想到妹妹竟比他去世早十年，以致府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填补妹妹去世的空缺，他将侄儿哈里·坦斯沃特一家接到府上。哈里·坦斯沃特先生在法律上拥有对罗拉田庄的继承权，老坦斯沃特打算把家业传给他。这位老绅士在侄儿、侄媳及他们的子女的陪伴下，生活过得也算舒心。他越来越离不开他们。哈里·坦斯沃特夫妇不仅由于一些利害关系的缘故，而且由于他们本身心地善良，答应他所有的要求，使他晚年尽享天伦之乐。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也让他的生活更有乐趣。哈里·坦斯沃特先生跟前妻生有一个儿子，和现在的太太还生了三个女儿。儿子踏实优雅是一个大好青年。他母亲去世时留给他许多遗产，他成年后拿到了一半遗产，为他奠定了殷厚的家底。不久后，他结婚了，又获得了一批财富。因此，对他来说，能不能继承父亲的罗拉田庄，远远比不上对他几个妹妹那样的重要。这几个妹妹倘若不能获得对父亲家业的继承权，她们的财产便少得可怜。她们的母亲一无所有，父亲也仅仅掌管着七千镑，而对前妻另一半遗产的所有权只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一去世，这一半财产就由儿子来继承。

老绅士去世后，哈里看完遗嘱，发现与其他遗嘱相差不大，让人既高兴，也失望。他并没有无情无义，仍然把田庄传给了侄儿。但是，因为附加条件，这份遗产便没有那么大的价值。本来，坦斯沃特先生希望得到这笔财产，无非是顾念妻子和女儿，而不是为自己和儿子着想。但财产却偏偏世袭给他儿子和四岁的孙子，这样一来，他便失去动用田庄的财产的权利，或者变卖田庄的财产，也不能用这些钱赡养那些他最亲近、最需要赡

^① 苏塞克斯 (Sussex)：为英格兰一郡，位于东南部，现已拆分为东、西两个郡。

养的家眷。为了那个孩子，全部家产都被冻结了。

想当初，这孩子不过是偶尔和他的父母亲一起来过几趟罗拉庄园，跟其他两三岁小家伙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逗人喜爱的地方，无非是正在咿呀学语，性格倔犟，喜欢搞恶作剧，爱大吵大闹，却让老绅士心生欢喜。相比之下，侄媳母女多年照料的情分，却变得不是很重要了。不过，老人也不想过于苛刻，他给了三个姑娘每人一千镑，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三个姑娘的喜爱。

坦斯沃特先生开始失望极了。但他性情开朗，满以为自己能多活些年岁，凭着偌大的一个田庄，只要马上改善经营，省吃俭用，就能从收入中攒下一大笔钱，然而，这后来获得的财产他只拥有了不过一年，因为叔父死后不久，他也跟着去世了，给他的遗孀和女儿们留下的财产，包括叔父的遗产在内，加起来还不到一万镑。

当时，家人见他很快就要去世，便打发人去叫他儿子。坦斯沃特先生用尽最后的力气，最后交代儿子，嘱咐他照料继母和三个妹妹。

雅亨·坦斯沃特先生并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善良多情。可是，眼下受到如此重托，他也非常感动，向父亲保证自己会尽力让她们母女生活得幸福快乐。父亲听到这番许诺，总算放心地走了。一时间，雅亨·坦斯沃特先生有空算计起来：如果精打细算，他究竟能为她们做些什么。

这位年轻人心眼还不错，除非你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看作坏心眼。总的来说，他非常受人尊敬，因为他平时较为世故，做事很得体。如果他娶个和蔼一点的妻子，说不定会更受人尊重，而且他自己也会更和蔼一些。无奈他太早结婚，对妻子太偏爱。不过，雅亨·坦斯沃特夫人跟她丈夫很像，只是更狭隘，更自私罢了。他向父亲许诺时，心里就在盘算，计划给他妹妹每人再多加一千镑的收入。当时，他打心底眼里认为自己能做到。他除了目前的收入和母亲另一半遗产以外，每年估计能增加四千镑。一想到这里，心里不禁热乎乎的，他认为自己可以慷慨一点。“是的，我能够给她们三千镑，这多么慷慨大方啊！完全可以保证她们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三千镑呀，省出这么一大笔钱对我来说毫不困难。”他整天这么算计着，一连盘算了好多天，终于下定了这个决心。

父亲的丧事一办完，雅亨·坦斯沃特夫人还没有事先打招呼，就带着孩子、仆人来到婆婆家里。谁都知道她有这么做权利，因为从她公公闭上眼睛起，这房子就是她丈夫所有了。不过，她的行为的确太不文雅，按照人之常情，任何一个女人遇上坦斯沃特太太当婆婆的处境，毫无疑问都

会不开心。更何况，坦斯沃特太太是个有很强的自尊心而且豪爽的女人，对于这种粗鲁无礼的事情，不管是谁干的或者对谁干的，她都感到非常厌恶。雅亨·坦斯沃特夫人从来没有受到婆家人的喜爱，可是直到今天她才有机会向她们证明：在必要时，她可以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坦斯沃特太太讨厌这种蛮横无理的行径，并因此瞧不起她的儿媳。一见儿媳进门，她就恨不得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回来。在大女儿多次恳求后，她才开始考虑自己一走了之的妥当性。后来完全是出自对三个女儿的爱怜，她才决定留下来。看在女儿们的份儿上，还是不与那个大儿子的媳妇闹翻为好。

大女儿艾利洛的劝解起了效果。艾利洛思维敏捷，头脑冷静，尽管不过十九岁的年龄，却能为母亲出谋划策。坦斯沃特太太脾气急躁，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艾利洛考虑到大家，经常出来调节。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感情强烈，不过她会克制自己——对于这一手，她母亲还有待提高，不过她有个妹妹打算一辈子也不学。

玛丽安各方面的才干都可以和艾利洛一较高下。她聪明能干，热情大方，不过是什么事情都急急躁躁的。她无论是伤心还是高兴，从来不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她为人大方，和蔼可亲，也幽默有趣，可就是缺少一些谨慎，这一点跟她母亲毫无差别。

艾利洛见妹妹太感性而不够理智，不免有些担心，可坦斯沃特太太却认为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如今，她们两人极度伤心的情绪，互相感染，互相助长。最开始的悲痛欲绝的情感，一触即发，来去无常，反反复复，没有停止的一天。她们完全沉湎于悲恸之中，总是哪里伤心就往哪里想，越想越伤心，认定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谁的劝说都毫无意义。艾利洛也很悲痛，还好她能尽量克制自己。她遇事能同哥哥商量着办，对嫂子能以礼相待。她还能劝说母亲也像自己这样做，让她多加忍让。

三妹梅卡莉坦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不过由于她已经具备了不少玛丽安的浪漫气质，但又比不上玛丽安的聪明，刚刚十三岁，因此还赶不上涉世较深的姐姐。

第二章

雅亨·坦斯沃特夫人如今成为罗拉庄园的女主人，她的婆婆以及小姑们却落到寄人篱下的境地。不过，这么一来，她反而对她们很客气。她丈夫对她们也算和善，他除了对自己和自己的妻子、孩子之外，对别人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他非常诚恳地希望她们将罗拉庄园当做自己的家。坦斯沃特太太认为在附近找到合适的房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如暂时住在这里，因此便接受了他的请求。

对于坦斯沃特太太来说，住在这里，偶尔回忆起过去的快乐日子，倒也不错。碰到高兴的事，谁也没有她那样开心、那样乐观地期待着幸福的到来，似乎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可是一遇到伤心事，她也像往常一阵胡思乱想，失去一般的形象，同她高兴时不能控制自己一样，她伤心起来也是无法控制的。雅亨·坦斯沃特夫人根本不赞成丈夫资助他几个妹妹，从他们孩子的财产中拿走三千镑，难道不是让自己变成穷光蛋了吗？她希望丈夫重新思虑这件事。自己的孩子，而且是独生子，他如何忍心拿走他这么一大笔钱呀？几位坦斯沃特小姐不过是他同父异母兄妹，她觉得这根本算不上自己的亲属，她们有什么权利享受他如此慷慨的资助？谁都知道，同父异母子女之间历来没有什么感情，可他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财产送给同父异母妹妹，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们可怜的小哈里？

丈夫回答说：“我父亲临终前嘱托我帮助继母以及妹妹们。”

“他肯定是在说胡话。很有可能他当时已经神志不清了，这可是要你拿出一半你自己孩子的遗产啊！如果他神志清醒他怎么会这样做？”

“亲爱的弗妮，他倒没有规定具体数额，只是大致要求我帮助她们，让她们过得舒服些，他是无能为力啦。也许他还是把这事完全交给我来办的好。他总不会认为我会怠慢她们吧。但是他既然要我许个诺言，我又不能不答应；不管怎么说在当时，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答应，答应了总不能不去做吧？她们迟早要离开罗拉庄园，到别处生活，但是目前我们总得帮她们一把吧。”

“那好，就帮她们一把吧，可是帮这些忙哪里要三千镑，你想想看，”她接下去说道，“那钱一旦花了，就回不来了。你那些妹妹一出嫁，那钱可就有去不回了啦。真是的，这钱要是能回到我们可怜的儿子手里……”

“哦，当然，”丈夫变得严肃起来，“这可真是个大问题。总有一天，哈里会怨恨我们送走他这么一大笔钱。如果以后他家里人口多，这笔钱可就派上大用场了。”

“肯定是这样。”

“这么说来，要不我们把数目减半，也许这样更好。给她们每人五百镑，她们也算得上是发大财的了。”

“哦，这当然是一大笔数目！世上还有哪个做哥哥的能这么照顾妹妹，就是对待亲妹妹，连你的一半也做不到！而实际上你们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罢了！可你却如此慷慨大方。”

“我向来比较慷慨，”做丈夫的回答说，“尤其遇到这种事，我们宁可大手大脚，也不能小里小气。至少不能让别人认为我亏待了她们，估计她们自己也没有期望更多。”

“天知道她们期望多少，”夫人回答道，“不过，她们的期望我们也没有必要考虑。关键在于：你能给多少。”

“那还用说，就每人五百镑，这样挺好，事实上，即便没有我这份补贴，她们的母亲死后，她们每人依然都能获得三千多镑，对于一个年轻女子而言，这么大一笔数目已经很不错了。”

“谁说不是呢！说实在的，我看她们完全不需要额外补贴了。她们足有一万镑可分。如果出嫁了，生活肯定非常富裕。即使不出嫁，光是这一万镑得来的利钱，也能让她们衣食无忧了。”

“的确如此。因此我在想，整体来看，还不如趁她们母亲还活着，给她点补贴，是不是会更好呢？比如说给她点年金什么的。这个办法产生的良好效果，我妹妹和她们的母亲都足以感觉得到。一年给一百镑，一定使她们日子过得称心如意。”可是，他妻子却有点迟疑，没有马上表示同意。“当然，”她说，“这比一下子送掉一千五百镑要强。但是，如果坦斯沃特太太活上十五年，我们岂不是反而亏了。”“十五年！我亲爱的弗妮，就她那命呀，连这一半时间也活不到。”

“的确活不到。可是，你仔细想一下，人若是有年金可拿，似乎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她平时身体挺不错的，现在又还不到四十岁。年金可不是闹着玩的，每年都给，又不能给几年就中断。你不明白，我对支付年金的不

少苦楚是有亲身体验的，因为我母亲依据我父亲的遗嘱，要给三个老仆入三份年金，她发现这事让人难以忍受。这些退休金每年要支付两次，要送到仆人手里还需要一顿张罗。不久听说有一个仆人死了，可后来发现根本没这回事。我母亲可烦透了这件事。她说，这样无休止地下去，自己的钱都没有了。这都怪我父亲太狠心，不然我母亲就能自由处理这些钱不受限制。现在，我恨透了年金，要是让我给哪个人付年金，打死我也不干。”

“一个人的收入每年被这么消耗下去，”坦斯沃特先生说，“很明显这是件让人心烦的事情。你母亲说得不错，这么下去财产就都不是自己的了。一到年金支付日，都必须得支出一笔钱，这确实有些令人讨厌：它剥夺了一个人的自主权。”

“可不是，即便如此，别人还不一定会感谢你。她们以为自己到期领取，万无一失，你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因此根本不领你的情。我要是你呀，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自己做主。绝不会作茧自缚，去给她们所谓的年金。要是以后我们的日子不好，你要从自己的花销中抽出一百镑，哪怕五十镑，都可能不怎么容易。”

“亲爱的，我觉得你谈的很有道理，还是不给年金的好。时不时给她们几个钱，比给年金好多了，一旦拿的钱多了，她们一定会变得不知节俭，每逢年底，一个小钱也不会剩下。这是最好的办法。偶尔送她们五十镑，让她们什么时候都有钱用，我就算是践行我对父亲的承诺。”

“确实如此。其实，我认为你父亲压根就没想让你给她们钱。我敢断定，他说的帮助，只不过希望你帮些情理之中的忙，比如替她们找座宽敞的小房子啦，帮她们搬搬东西啦，有节日了给她们送点鲜鱼野味啦，等等。我敢打赌，他没有其他的意思；否则，岂不没了道理。亲爱的坦斯沃特先生，你只要仔细想想，你继母和她的女儿们依靠那七千镑得来的利息，会过上多么舒适的日子啊。更何况每个女儿还有一千镑，这一千镑每年几乎给她们每人带来五十镑的收益。当然啦，她们会从中拿些伙食费给她们母亲。加起来，她们一年能收入五百镑，对于四个女人来说，这些钱还少吗？她们的花销非常少！管理家务不成问题。她们一无马车，二无马匹，也不用雇佣仆人。她们也没有客人需要招待，什么开支也没有！你看她们有多舒坦！一年五百镑啊！我都想象不出她们是否能花掉一半。至于说你想再给她们钱，这未免太荒唐了，论财力，她们给你点还差不多。”

“哟！”坦斯沃特先生说，“你说得真对。我父亲对我的嘱托，除了你说的之外，肯定别无他意。现在我才明白过来，我要严格履行我的诺言，

就按你说的办，为她们帮点忙，做点好事。当我母亲搬家的时候，我一定尽力帮她安顿好，还可以送她一些家具之类的小礼物。”

“当然，”雅亨·坦斯沃特夫人说，“不过，有一点你还得认真考虑。你父母亲搬进罗拉庄园时，斯坦希尔那里的家具尽管说都卖了，不过那些瓷器、金银器皿以及亚麻台布都仍然保存着，全部都在你母亲手中。所以，她一搬家，她的房子一定能装修得很好。”

“你考虑的实在是全面。这些遗产可珍贵了！如果有些金银器皿送给我们那可就美啦。”

“就是嘛。那套瓷器餐具比我们家的漂亮多了。我看实在太漂亮了，她们住的地方也配不上。不过，事情已经这样就只好算了。你父亲只为她们着想。我实话对你说吧：你一点都不欠你父亲的情，也不必顾及他的遗愿，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如果他办得到，一定会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们的。”

这些观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坦斯沃特先生刚开始还有点犹豫的话，现在他已经打定主意了。他最后决定，对他父亲的遗孀和女儿，就按他妻子说的，像做些邻里相助的事就够了；超出这个范围，不说不分礼节，也肯定是多余的。

第三章

坦斯沃特太太留在罗拉庄园，住了好几个月都没有走。这倒不是因为她想搬走。有一段时间，任何自己熟悉的地方，都能勾起她的强烈感伤，可是如今再也激动不起来了。现在她的情绪渐渐好转，不再追怀那些悲伤的往事了，而是可以考虑点别的事情了。她急着要走，不顾劳累地四处打听，想在罗拉庄园附近找座合适的房子。因为她绝不愿意离开住了这么久的地方太远。不过，她无论如何也打听不到这样一个去处，一方面要让她自己过得舒服，另一方面又能让谨慎的大女儿满意。有几座房子，做母亲的本来是中意的，而大女儿在慎重考虑后，硬说房子太大住不起，最后只好放弃不要。

坦斯沃特太太听丈夫说过，他儿子郑重其事地答应照料她们母女几个。

她丈夫临终了结了这样一件心事，才无牵无挂地去了。她跟丈夫一样，对儿子的诚意深信不疑。她相信即使手头的钱与七千镑相差很多，她也能过上宽裕的生活，她一想起这些就为女儿们感到高兴。再看那做哥哥的心地善良，她也为他感到高兴。她后悔自己当初错怪了他，原以为他不会这么大方。他这么关照继母和妹妹们，完全能说明他把妹妹们的幸福放在心上。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对他的慷慨豁达坚信不疑。

她和儿媳刚认识，就看她不顺眼，现在在她家里已住了半年，更加了解她的人品，就愈发看不上她了。虽然当婆婆的以母爱为重，处处与人为善，若不是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婆媳俩是几乎不可能一起住这么久呢。在坦斯沃特太太看来，出了这档子事，她的女儿们理所当然是要继续待在罗拉庄园的。

这桩事就发生在她大女儿跟雅亨·坦斯沃特夫人的弟弟之间，两人渐渐萌发了爱慕之情。这位年轻人举止正派，讨人欢喜，他姐姐住进罗拉庄园不久，就介绍他与她们母女结识了。从此他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

有些做母亲的考虑到利害关系，说不定会鼓励这种显露的感情，因为爱德华·费勒斯是一位已故财主的长子；但是，有些做母亲的出于慎重考虑，也许会加以约束，因为爱德华本身的钱很少，他的财富依据于他母亲的遗嘱。但坦斯沃特太太对这两种情况全不予考虑。对她来讲，只要爱德华看上去和蔼可亲，又真正喜欢她女儿而艾利洛同时又钟情于他，那就足够了。仅仅出于贫富悬殊就拆散，对情投意合的情侣，这与她的伦理观念是相悖而行的。艾利洛的优点竟然不被每个认识她的人所公认，实在叫她难以理解。

她们之所以赏识爱德华·费勒斯，倒并不是由于他的仪表和谈吐有什么特殊魅力，他并不英俊，那副模样嘛，只有跟他熟悉的人才觉得逗人喜爱。他太过腼腆，露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不过，一旦消除了这种与生俱来的羞怯，他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他胸怀宽广，富有感情。他头脑灵活，受教育后就越发聪明。但是无论从才智或从意向上看，他都无法满足他母亲和姐姐的期望，她们期望看到他出人头地，比如当个……她们也没有准主意。她们希望他在社会上能出出风头。他母亲希望他对政治有兴趣，让他进议会，或者结攀一些现在的大人物。雅亨·坦斯沃特夫人也是这样期望的，不过，在这崇高理想实现之前，能先看到弟弟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反倒能安抚她的野心了。可是，爱德华偏偏对大人物以及四轮马车不屑一顾，他一心想要的是家庭的幸福和生活的安逸。幸好他有个更有出息的弟弟。

爱德华在姐姐家住了几个礼拜，才引起坦斯沃特太太的留意；由于她当初太伤心，没有对周围的事怎么注意。她只是看他一言不发，小心翼翼，才喜欢他。他从来说不合时宜的话，去触动她痛苦的心灵。她对他的进一步观察及其赞许，最早是由艾利洛某一天偶然谈起他的为人。那天，艾利洛说他和他姐姐大不相同。这个对比非常有说服力，让母亲对爱德华产生了好感。

“只要说他和弗妮不同，这就足够了，”她说，“这就是说他为人厚道，非常可亲。我都喜爱上他了。”“我想，”艾利洛说，“等你更进一步了解她的时候，你一定会更喜欢他的。”

“喜欢他！”母亲满面含笑地答道，“我不光喜欢他，我是爱他。”

“你会器重他的。”

“我还不明白器重和喜爱的区别呢。”

之后，坦斯沃特太太就竭力接近爱德华。她态度可亲，很快就消除了他的拘谨，而且摸清了他的所有优点。她确定爱德华钟情于艾利洛，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她才能洞察一切。不过，她确信他品德高尚。就连他那文静的举止，本是同她对青年人的既定的看法相抵触的，可是当他看出他待人热诚，性情温顺，也不再感到讨厌了。

她一察觉爱德华对艾利洛心生爱慕，便认为他们真心相爱，盼望着他们很快结婚。“亲爱的玛丽安，”她说，“再过几个月，艾利洛可能就要定下终身大事了。我们会想她的，不过她会非常幸福。”

“啊，妈妈，没有她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的宝贝，这还称不上分离。我们和她不过相隔几英里，每天都能见面。你会再有一个哥哥，一个待你像亲妹妹的兄长。我对爱德华的那颗心算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过，玛丽安，你满脸不高兴，你难道不赞成你姐姐的选择？”

“也许是吧，”玛丽安说，“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爱德华确实和蔼可亲，我也很喜爱他。不过，他可不是那种年轻人——他缺少一些东西，他那副模样并不引人注目——我认为，能够真正打动我姐姐的那些魅力，他一点都没有。他两眼无神，没有一丝生气，他的美德和才华也不会表现出来。另外，他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爱好。他对音乐毫无兴趣，尽管他非常赞赏艾利洛的绘画，可那些赞赏一点都不在行。每次艾利洛画画的时候，他总要凑到跟前，即便如此，他一点绘画专业都不懂。他那是情人的赞赏，并非行家的赞赏。令我满意的人，必须同时具有这两种气质。跟一个爱好

不同的人一起生活，我是很难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一定要与我情投意合；我们必须喜欢一样的书，一样的音乐。哦，妈妈！爱德华昨天晚上给我们朗读时，真是无精打采，糟糕透了！我真替姐姐担心。可她反而沉得住气，像是故意视而不见。我简直坐不住了，那么优美的诗句，常常让我如痴如醉，可是让他那么毫无感情、不动声色地一朗读，谁还听得下去！”

“他一定擅长于朗读质朴风雅的散文。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可你偏要让他念考柏的诗。”

“得了吧，妈妈，如果考柏^①的诗都无法让他感动，那他还能读什么！——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趣味上的差异。艾利洛不像我这样容易动感情，因此她能够忽略这种欠缺，跟他在一起还觉得挺幸福的。但是，我如果爱他的话，见他那样毫无感情的朗读，我的心简直要碎成八瓣了。妈妈，我世面见得越多，越觉得我一辈子都碰不到一个我会真心爱慕的男人。我的要求太高了！他必须具备爱德华的全部美德。而要为美德增添光彩，他又不得不人品出众，风度翩翩。”

“别忘了，我的孩子，你还不到十七岁，别太早失去了对幸福的信心。你怎么会比不上你母亲幸运呢？玛丽安，我只希望你的命运与我的命运有一点不同！”

第四章

“真可惜呀，艾利洛，”玛丽安说，“爱德华竟然对绘画不感兴趣。”

“不喜欢绘画？”艾利洛答道，“你怎么能这么说？不错，他自己不会画，可是他非常喜欢看别人画。我敢向你发誓，他绝对不是毫无天赋，只是没有机会深造而已。如果他认真学绘画，我想会画得非常好的。他不大确定自己这方面的鉴赏力，始终不愿意轻易对画发表意见。不过，他天生就有一种恰当而淳朴的鉴赏力，一般来说他看问题都不会错。”

玛丽安生怕惹姐姐生气，便不再谈这件事。但是，艾利洛说他懂得赞

^① 威廉·考柏，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其诗歌以描写乡村风情见长。